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

詩曰：花燭還鄉得意時，忽驚宵小弄潢池。
螳螂枉奮當車力，空結冤讎總是痴。

話說李知縣對岳飛道：「老夫自從喪偶未娶，小女無人照看，你令堂正堪作伴。我且不留你，你速速回去與令堂說明，明日正是黃道吉日，老夫親送小女過門成親，一同與你歸宗便了。」岳大爺稟道：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家寒，一無所備，這些迎親之禮，一時匆促那裡來得及。望大人稍停，待小婿進京回來，再來迎親便了。」李縣主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你今離得遠了，我又年老無兒，等你遷去之後，又費一番跋涉。不如趁此歸宗時候將就完姻，也可了我胸中一件事體。你不必多言，快些回去。我也好與小女收拾收拾，明日准期送來。」

岳大爺見岳父執定主意，祇得辭別出衙，上馬回轉麒麟村來。適值眾員外都在堂前議論起身之事，見了岳大爺回來，便問：「你已辭過令岳了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家岳聽說小侄歸宗，他說家母無人侍奉，明日就要親送小姐過來，這件事怎麼處？」眾員外道：「這是極妙的喜事了！」岳大爺又道：「老叔伯們是曉得的，小侄這等家寒，匆匆促促，那裡辦得這些事來？」王員外道：「賢侄放心。我們那一樣沒有現成的？就是你那邊，恐怕房屋窄小，我這裡空屋頗多。況一牆之隔，連夜叫人打通了，祇要請你令堂自來揀兩間，收拾做新房便了。」岳大爺謝了，回去告稟了母親，岳安人自然歡喜，不消說得。

這裡王家莊上準備筵席，掛紅結綵，喚集了儂相樂人，鬧鬧熱熱，專等明日吉期。到了次日，李縣主預先叫從役家人抬了箱籠物件、粗細嫁妝，送到王家莊大廳上兩邊排列。隨後兩乘大轎，李縣主送親到來。眾員外接進中堂，各施禮畢。一眾樂人作起樂來，兩個喜娘扶小姐出轎，與岳大爺參拜天地，做過花燭，遂入洞房。然後再出來拜謝了岳丈，與眾員外見過了禮，請李縣主人席飲宴。縣主吃了三杯，起身道：「小婿小女年幼，全仗各位員外提攜。因我縣中有事，不得親送賢婿回鄉了，就此拜別。」眾員外再三相留不住，祇得送出大門，李爺回縣，不提。

那眾人回至中堂，歡呼暢飲，盡醉方休。次日，岳大爺要去謝親，就同了眾兄弟們一齊進縣辭行。見了岳父，行禮已畢，眾弟兄亦上前見過禮。李爺就命設席款待，眾兄弟飲過三杯，隨即告辭。縣主道：「賢婿與賢契們同往東京，老夫在此，專望捷音！」眾弟兄謝了，拜別回來。各家打點車馬，收拾行裝。過了三朝，齊集在王家莊上，五姓男女共有百餘口，細軟車子百餘輛，驛馬挑夫，離了麒麟村，鬧哄哄望湯陰縣進發。

過不得兩日，來到一個所在，地名野貓村都是一派荒郊，並無人家。看看天色又黑將下來，岳大爺對眾兄弟道：「我們祇管貪趕路程，錯過了宿頭。此去三四□里方有旅店，這車子又重，如何趕得上？你看一路去，俱是荒郊曠野，猛惡林子，如何存頓？湯兄弟，你可同張兄弟先往前邊去，看左右可有甚麼村落人家，先尋一個歇處方好。」兩個答應，把馬加上一鞭，豁喇喇的去了。

這裡岳大爺在前，王貴、牛皋在後，保著家眷車輛，慢慢的行。不多一會，湯、張二人跑馬回來，叫道：「大哥，我兩個直到□里之外，並無村落人家，祇就這裡落西去三四里地面，山腳下卻有一座土地廟。雖是冷落，殿上兩廊，盡夠歇息。但是坍塌不堪，又沒個廟宇，沒處做得夜飯吃。」王貴道：「不妨！我們帶有糧米鍋鏟在，祇要拾些亂柴，將就燒些飯食，過了一夜再處。」牛皋接口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趕快些，我肚裡餓了。」岳大爺吩咐一眾車輛馬匹跟著，湯懷引路，一直望著土山腳下而來。

到了廟門，一齊把車輛推入廟內，安頓在兩廊下。眾安人同李小姐和丫鬟們等，俱在殿上歇息。那殿後邊還有三四間房屋，卻停著幾口舊棺材，窗櫺朽爛，屋瓦俱無。旁邊原有一間廚房，祇是灶上鍋都沒了，壁角邊倒堆著些亂草。當下牛皋、王貴將帶來的家伙，團團的尋著些水來，叫眾莊丁打火做飯。看看已是黃昏，眾員外等並小爺們各吃了些酒飯，祇有牛皋獨自拿個大碗，將那酒不住的吃。岳大爺道：「不要吃了。古人說得好：青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這裡是荒僻去處，倘有疏失，如之奈何？且待到了湯陰，憑你吃個醉便了。」牛皋道：「大哥膽太小了！即如此講，就不吃了。」拿飯來一連吃了二三□碗方纔住口。眾人吃完，都收拾去了。員外等也就在殿上左邊將就安歇，眾莊丁等都跟著車輛馬匹在兩廊下安息。

岳大爺對湯懷、張顯道：「你二位賢弟，今夜不可便睡，可將衣服拴束好了，在殿後破屋內看守。若是後邊有失，與愚兄不相幹的。」二人答應道：「是！」岳大爺又對王貴道：「三兄弟，你看左邊牆壁殘壞，你可看守，倘左邊有失，是兄弟的干係！」王貴道：「就是！」又叫：「牛皋兄弟呢？」牛皋道：「在這裡！有甚話吩咐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右邊的牆也將要快倒的了，你可守著右邊！」牛皋道：「大哥辛辛苦苦，睡罷了，甚麼大驚小怪，怕做甚麼？若有差池，俱在牛皋一人身上便了。」岳大爺微笑道：「兄弟不知，自古道：小心天下去得。我和你兩個有甚大行李？但是眾員外們有這許多行裝，倘然稍有疏失，豈有不被人恥笑麼？故此有煩眾弟兄四邊守定，愚兄照管著大門，就有千軍萬馬，也不怕他了。但願無事，明日早早起行就早早尋個旅店，一路太平到了相州城，豈不為美？」牛皋道：「也罷！大哥既如此說，右邊就交在我處罷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自肚裡尋思道：「如今太平時節，有甚強盜？況有我這一班弟兄，怕他怎的？大哥祇管嘮嘮叨叨，有這許多小膽。」就將自己的烏騾馬拴好在廊柱上，把雙鋼掛在鞍轡上，歪著身子，靠著欄杆打盹，不提。

且說岳大爺將那兩扇大門關得好了，看見殿前階下有一座石香爐，將手一搖，卻是連座鑿成的。岳大爺奮起神威，兩隻手只一抱，抱將起來，把廟門靠緊了。將那杆瀝泉槍靠在旁邊，自己穿著戰袍，坐在門檻上，仰面看那天上。是時正值二□三四，黑洞洞的並無一點月亮，祇有些星光。

將近二更，遠遠的聽得嚷鬧。少時，一片火光，將近廟門，祇聽得人喊馬嘶，來到廟門首，大叫：「曉事的快開門來！把一應金寶行囊獻出，饒你一班狗命！」又一個道：「不要放走了岳飛！」又有幾個把廟門來推，卻推不開。岳大爺這一驚不小，又暗想：「我年紀尚輕，有甚仇人？那強盜卻認得我。」那廟門原是破的，就向那破縫中一張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相州節度使劉光世手下一個中軍官洪先。他本是個響馬出身，那劉大老爺見他有些膂力，拔他做個中軍官。不道他貪賄忌才，與岳大爺比武跌了一跤，害他革了職。因此糾集了一班舊時伙伴，帶領了兩個兒子洪文、洪武，到此報仇。岳大爺暗想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。我祇是守住了這大門，四面皆有小弟兄把守，諒他不能進來。等到天明，他自然去了。」就把馬上鞍轡整整，身上束條緊一緊，提著瀝泉槍，立定守著。

且說右邊牛皋正在打盹，猛聽得吶喊聲響，忽然驚醒！望外一看，見得門外射進火光，一片聲喊叫。把眼揉一揉道：「咦！有趣啊！果然大哥有見識，真個有強盜來了！總是我們要進京去搶狀元，不知自家本事好歹。如今且不要管他，就把強盜來試試鋼看。」就把雙鋼提在手中，撥開破壁，扒上馬衝將出來，大叫一聲：「好強盜！來試試鋼啊！」聽的一鋼，將一個打得腦漿迸出；又一鋼打來，把一個直打做兩截。原來把頸項都打折了，一顆頭滾了下來，豈不是兩截？王貴在左邊聽見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我若再遲些出去，都被他們殺完了。」舉起那柄金背大砍刀來，砍開左邊這堆破壁，一馬衝出來，手起刀落，人頭滾下。

那時燈球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。洪先一馬當先，提著三股托天叉，抵住牛皋。洪文、洪武兩枝方天畫戟，齊向王貴戳來。牛皋罵道：「狗強盜！你敢來惹爺的事麼？」使動這兩根鐵鎖鋼，飛舞打去。王貴喊道：「那怕你一齊來，留你一個，也不算小爺的本事！」岳大爺聽見說：「不好了！這兩個出去，必要做出事來了。待我出去勸他們，放他去罷，省得冤仇越結得深了。」就把石香爐推倒在一邊，開了廟門上馬。纔待上前，那後邊湯懷、張顯兩個，忙到殿上叫聲：「爺母們，休要驚慌！強盜自有眾兄弟抵擋住，不能進門的。待我兩個也去燥燥脾胃。」兩個一齊上馬，一個爛銀槍，一個鈎連槍，衝出店門。那些眾嘍囉逢著就死，碰著就亡。

那洪武見父親戰牛皋不住，斜刺裡舉戟來助洪先。洪文單敵王貴，卻被王貴一刀砍下馬來。洪武吃了一驚，被牛皋一鎗，削去了半個天靈蓋。洪先大叫一聲：「殺我二子，怎肯甘休！」縱馬搖叉，直取牛皋。岳大爺叫聲：「洪先，休得無禮，我岳飛在此！」洪先正戰不下牛皋，聽得岳飛自來，心中著慌。正待回馬，不意張顯上來，一鉤連槍扯下馬來，湯懷趕上前，一槍結果了性命。正是：

勸君莫要結冤讎，結得冤仇似海深。試看洪先三父子，今朝一旦命歸陰。

那些小嘍囉見大王死了，各自四散逃命。王貴、牛皋又趕上去，殺個爽快。岳大爺道：「兄弟們，讓他們逃去罷，不要殺了。」他兩個那裡肯聽，兀自追尋。岳大爺哄他們道：「兄弟，後邊還有強盜來了，快回廟裡來！」那兩個祇道是真，俱勒馬回轉廟門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他們既已逃去，就罷了，何必再去追趕？如今我們殺了這許多人，明日豈不就連累著地方上人？我們且到殿上來，商量個長策方好。」

於是眾弟兄一齊下馬，來到殿上。祇見一眾莊丁七張八嘴，不知搗甚麼鬼。眾員外、安人、李小姐和一眾丫鬟婦女，都嚇得土神一般，不做聲，祇是發抖。看見岳大爺和四個兄弟一齊走來，纔個個歡喜，立起身來，你問一聲，我說一句，曉得殺了強盜，都放下心，謝天地不迭。

岳大爺道：「你們不要亂嘈嘈的！你看天已明了，倘有人曉得，雖然殺了強盜不要償命，也脫不了吃場大官司，這便如何處置？」王貴道：「我們自走他娘，不到得官府就曉得是我們殺的，來拿我們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不好！現今殺了這許多屍首在此，地方上豈不要追究根尋，終是不了之事。」牛皋接口道：「我有個主意在此，不如把這些屍首堆在廟裡，我們尋些亂草樹枝來，放他一把火，燒他娘乾乾淨淨，再叫鬼來尋我？」岳大爺笑道：「牛兄弟這句話卻是講得極是，倒要依你。」張顯、湯懷一齊拍手道：「妙啊，怪不得牛兄弟前日在亂草岡剪徑，原來殺人放火是道地本領！」眾人聽了，俱各大笑。

那時眾弟兄喚集膽壯莊丁，扛抬屍首，一齊堆在神殿上，將那些車輛馬匹俱端正好了，齊集廟門外，請家眷上車起行。牛皋就去尋些火種，把那些破碎窗櫺，堆在大殿上，放起一把火來。風狂火驟，霎時間，把一座山神廟燒成白地。岳大爺和弟兄等上馬提槍，趕上車輛，一同趕路，望相州進發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在路不止一日，看看到了相州，就在城外尋個大大旅店，安頓了家眷並這許多行李馬匹。過了一夜，小弟兄五個先進城來，到得湯陰縣前下馬，與門吏說知。

門吏進去稟過縣主，出來請列位相公進見。岳大爺同眾弟兄一齊進到內衙，拜見了徐縣主。徐仁命坐，左右奉上茶來。岳大爺就把李縣尊送女成親，眾員外遷來同居之事細細稟明。徐縣主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但是下官不知眾位到來，那房屋卻小了些，便怎麼處？」眾門生謝道：「有費了大人清心，早晚間待門生們添造罷了！」徐縣主道：「既如此，此時且不敢款留，下官先同賢契們去安頓了家眷，同去謝了都院大人，再與賢契們接風罷！」眾人連稱：「不敢！」徐縣主即時備馬，同岳大爺等一齊出了衙門，到城外歇店門首。

岳大爺先去報知眾員外接進，行禮已畢，先同了岳大爺一路往孝弟里永和鄉來。徐縣主在馬上指向岳大爺道：「下官在魚鱗冊上，查出這一帶是岳氏基地。都院大人發下銀兩，回贖出來，造這幾間房了與賢契居住。你可料理搬進去便了。」岳大爺再三稱謝，縣主隨即回衙，不表。

岳大爺當日即到客寓內，喚莊丁到新屋內收拾停當，請各家眷搬進去。姚氏安人想起舊時家業何等富麗，眼前又不見了岳和員外，不覺兩淚交流，□分悲苦。媳婦並眾位院君解勸不住。岳大爺道：「母親不必悲傷，目下房屋雖小，權且安居，等待早晚再造幾間，也是容易的。」遂命擺酒，合家慶賀。

到第二日，岳大爺同了眾弟兄進城來，拜謝徐縣尊。徐縣主隨即引了這兄弟五個，同到節度衙門。傳宣官隨即進去，稟道：「今有湯陰縣率領岳飛等求見。」劉公吩咐：「傳進來。」傳宣官出來道：「大老爺傳你們進見。」眾人答應一聲。岳大爺回頭對眾弟兄說：「須要小心！」

傳宣官引眾人來到大堂跪下。徐知縣先參見了，將眾弟兄同來居住之事說了一遍，然後岳大爺叩謝：「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，門生等怎能補報！」劉公道：「賢契們不忍分離，遷到這裡同居，真是難得。貴縣先請回行，且留賢契們在此盤桓片刻。」徐知縣打躬告退回衙。

這裡劉公就吩咐：「掩門。」兩旁答應一聲：「呵！」劉公又問：「賢契們何日起身上東京去赴考？」岳大爺稟道：「謝過了大恩，回去收拾收拾，明日就要起身。」劉公一想，又喚岳大爺近前，悄悄的說道：「我前已修書寄與宗留守，囑他照應你考事，恐怕他朝事繁冗丟在一邊。我如今再寫一封書與你帶去，親自到那裡當面投遞。他若見了必有好處。」隨即取過文房四寶，修了一封書。又命來隨取過白銀五□兩來，付與岳大爺道：「此銀賢契收下，權為路費。」岳大爺再三稱謝，收了書札銀兩，與眾兄弟一同拜別。出了轅門上馬回到縣中，謝別縣尊。縣主道：「本縣窮官，無物相贈。但是賢契們家事都在我身上，賢契們不必掛念！」

岳大爺等五人拜謝出衙，回到家中，與眾員外說知赴考之話。員外問道：「幾時動身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明日是吉日，侄兒們就要動身。」眾員外便叫：「挑選幾名能幹些的莊丁隨去伏侍。」眾弟兄道：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們自去，要他們去做甚麼？」是日大家忙忙碌碌，各自去收拾盤纏行李包裹，揹在馬上，拜別眾員外安人。岳飛又與李小姐作別，吩咐了幾句話。眾人送出大門，看著五人上馬滔滔而去。

當下岳飛、湯懷、張顯、牛皋、王貴共是五騎馬，往汴京進發。一路上免不得曉行夜宿，渴飲飢餐。不止一日，看看早已望見都城，岳大爺叫聲：「賢弟們！我們進城須要把舊時性子收拾些。此乃京都，卻比不得在家裡。」牛皋道：「難道京裡人都是吃人的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！這京城內非比荒村小縣，那些九卿、四相、公子、王孫，來往的多得很。倘若粗粗鹵鹵，惹出事來，有誰解救？」王貴道：「這不妨！我們進了城都不開口，閉著嘴就是了。」湯懷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大哥是好話，我們凡事讓人些便是了。」五個在馬上談談說說，不覺早已進了南薰門。

行不到半里多路，忽然一個人氣喘噓噓在後邊趕上來，把岳大爺馬上韁繩一把拖住，叫道：「岳大爺！你把我害了，怎不照顧我！」岳大爺回頭一看，叫聲：「啊呀，你卻緣何在此？」又叫：「各位兄弟，且轉來說話！」不因岳大爺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：三言兩語，結成生死知己；千秋百世，播傳報國忠良。正乃是：玉在璞中人不識，剖出方知世上珍。不知岳大爺見的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